# 紅樓圓夢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圓夢

◀上一回

第七回　子盜母青蚨盡散　弟如兄赤棒重施

下一回▶

卻說薛姨媽席散回家，獨坐房中，忽見牀前箱內露出衣角，因想前郡主所贈之物，除贖當三十餘兩外，餘銀俱鎖放在內。

忙即開看，見全數已空，並幾件心愛玩物，一齊遺失。氣得發昏，因問寶蟾道：「我這裡丟了幾兩銀子，你知道麼？」寶蟾道：「你老只怕糊塗了。你老前番去拜客，還要我們大爺張羅錢贖當，大爺不肯，你還上氣。此刻怎麼又有錢了？」薛母道：「你想，我房裡又沒有外人，我這錢又新郡主給的，怎得丟了？」

寶蟾道：「郡主不郡主，我知不道。你的錢鬼鬼祟祟藏著，幹什麼丟了？正是，太陽在屋子裡呢，你老有好親眷，叫大班兒上查查就是了！」薛母道：「家賊難防，還查什麼？」寶蟾道：「你說我是賊，你就是窩家了。我在你家熬得烏雞似的，還落得個賊名，我也不要命了！」一頭撞去，把薛母幾乎撞倒，幸得邢岫煙再三解勸，嘴裡還是嘵嘵。薛母聽了又氣又恨，自此臥牀不起。

那薛蟠自同寶蟾偷了這宗東西，手頭鬆動，又去鬧賭。無如賈珍新疆回來，一改前非，賈璉又管事甚忙，只得王仁、邢大舅一干人賭了兩日，甚沒意興。賈芸道：「聞得蔣琪官家古董鋪後也在開賭，何不去試試？」呆子欣然允諾。賈芸又邀賈環同去，做了

幾場輸贏。

賈環忽想起襲人在那裡，因說要見，琪官道：「三爺自家人有什麼？但我這家裡，要就這麼叫他出來，不肯的，我有道理。」於是四人打牌時，琪官忽說要到忠順王府去，這裡不便散局，請襲人代一代。襲人見是熟人，又係丈夫叫他暫代，便無可不可的坐下。琪官回來就同在一塊兒喝酒而散。

那知忠順府三阿哥也是淘氣的，聞得蔣琪官家的肯出來陪酒，也要來賭，琪官忙加倍備辦下供給，請他來賭，說明現錢押梢：薛蟠是五十兩現銀；三阿哥是一個金鑲玉龍佩；賈芸是兩隻金蝦鬚鐲；賈環也有押物。算起帳來，因賈環善於偷張，只他大勝。琪官當著眾人將鐲、佩交代，又分了十來兩銀子。

晚間入席。三阿哥執意要見襲人。襲人因他是琪官正主，只得裝得花紅柳綠出來，遞了一回酒，被三阿哥輕薄了一回，才散。

隔了幾日，賈政朝回，忽報忠順府長官要見。賈政道：「忠順府是那年因寶玉事差人來了，久不往還，今日又打發人來怎麼？請廳上坐！」彼此見了禮，長官道：「下官奉命而來，仍有一件事相求，敢煩老先生做主，不但王爺知情，即下官亦感謝不盡！」賈政忙陪笑道：「又有何見諭？」長官道：「就是前番到府上找著的那小旦琪官，那知他竟誘我們府裡三阿哥去賭，同賭的都是尊府令親。三阿哥將一個御賜玉佩押著了，查究起來，說在令郎處。王爺特命走領，煩老先生轉達令郎，將玉佩發還，該錢若干隨後奉上。」說罷，忙打一拱。賈政笑道：「小兒原不妥當，如今有了部務，又在樞密，又要輪值書房，此刻尚未回家，那有工夫玩這個？所訪恐未必確？」長官道：「大人還道是郡馬爺麼？說的又是一位小令郎，也行三的。」

賈政忙喚賈環出來，問道：「你這奴才在家種種不妥，又弄出無法無天的事來，王府裡三阿哥金枝玉葉何等樣人？你敢同賭，還留他賜物。我即刻捆你送官，究出同賭，一並處死！」長官道：「這倒不必，但請將賜物見還，便感恩不盡！至花賭一事，王爺因多是戚友，只將蔣琪送官加責，餘者一概不究！」賈環見事已說真，默默無言。賈政又喝道：「玉佩究藏何處？」賈環只得說道：「在書房拜匣內。」賈政即刻叫賈璉取來。及取到看時，尚有蝦鬚鐲一對，賈璉認得是平兒之物，且拿來收起，先將玉佩送上，長官見了，便道謝起身。

賈政此時氣得目定口呆，一面命賈環不許走動，回來再問，一面送長官出去。回來一疊連聲叫：「拿大棍來！拿繩捆著！」

眾小廝只得齊聲答應，把賈環一如那年寶玉一樣，按在凳上，拿著大板，打了十來下。賈環自知不能討饒，只嗚嗚的哭。賈政喝令重打，又打了十來下。賈政嫌輕，一腳踢開小廝，拿了板子狠命的打了一二十下。恰好寶玉朝回，同賈璉上來乞恩，按賈環的小廝忙鬆手走開。賈環已氣弱聲嘶，動彈不得了。寶玉、賈璉請賈政息怒，且問他如何賭法？同賭何人？賈政道：「你問，你問！」二人下去問時，賈環喘著，並無一語，只得傳賈環跟班頭兒錢槐來問。錢槐到來，只有磕頭。賈璉道：「你這糊塗王八，還不直說，先打一百鞭子！」打到五十，錢槐碰響頭求饒，就將如何在蔣家花賭，如何偷張贏錢，如何叫他女人陪酒。說完了，賈政還要打，寶玉已請王夫人出來，一力護住。賈璉道：「這幾個小廝，斷饒不得，竟革了另挑罷！」

賈政點頭，方一面命將賈環送入臥房，一面將錢槐等交賴大發落。

那知內有個是王善家的孫子，就去求他祖母，並將金鐲係平兒之物都告訴了。王善家又添上些說話，求邢夫人。邢夫人因巧姐一事，很惡數平兒，便叫賈璉道：「這賭事甚小，何必累及下人！難道你們不賭的，倒是家裡金飾贈與外人，這名聲兒很難聽呢！你也查查！」恰好平兒也來請安，賈璉便問：「我們這蝦鬚鐲在麼？」平兒道：「給姑娘的，問姑娘就是了。」

隨叫巧姐來問，巧姐也說：「有的。」邢夫人道：「如此，去拿來瞧瞧！」巧姐不知就裡，拿飾匣來開看時，不但不見了金鐲，連一切珠飾已失了好些。巧姐哭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」邢夫人道：「怎麼說，問你姨娘便了，給了人還裝沒事人！」平兒知話有因，也哭道：「我蒙二爺抬舉，在房裡十幾年，從不幹壞心的事，求太太說話還斟酌些。」邢夫人道：「是我不斟酌？璉兒把東西給他瞧，你是一頂綠帽子戴定了！」賈璉只得將鐲子拿出，道：「你去看，怎麼說？」平兒氣得戰抖抖的道：「這撈什子早說給巧姐兒，怎麼來派我？」邢夫人道：「就該打嘴，你還要栽姑娘麼？」王善家的道：「平姑娘賴不去了，真贓現獲，把餘的拿出來，再求太太開條生路正景，苦鬧就是自己尋死了！」平兒氣極了道：「要死就死，我死了饒那個？」說罷，就出來尋死，巧姐一面哭，一面趕拉。邢夫人道：「拉什麼？拉到屯裡去，再揀個小女婿不成！」正沒解交，幸虧探春、寶釵等聞信而來，把平兒、巧姐拉到園中去了。

邢夫人吩咐賈璉道：「你就去問環兒，問定了，再容這淫婦在世，我斷不依！」賈璉只得答應著出來。問賈環也道：「這是平二嫂子贈芸哥兒，芸哥兒輸了暫押我處的。」賈璉聽了，氣得個發昏章第十一，就要去死問平兒，虧得寶玉擋住，道：「事不三思，必有後悔。這事必問准芸兒再說，豈可冒昧？」

時已二更，遂各散了。次早，賈璉忙去找芸兒，偏因琪官案發，怕連累躲到外城卜世仁家裡去了，一時不得便來。

那時榮府中三三兩兩，有替平兒抱屈的，有為平兒趁願的，紛紛不一。獨有柳五兒感念前情，必要救他，因他母親柳嫂子做了碗蓮葉羹去喂賈環。他從門口走過，聽得房裡有人，便住了腳，只聽得彩雲在那裡再四盤問。賈環道：「那蝦鬚鐲，芸兒告訴我，實是托小紅替墜兒借的。因昨晚王善家叫他孫子來說：『大太太說，叫我認定平嫂子給芸兒的，我便無事。』我才這麼說的。」彩雲道：「呀！三爺，你虧告訴我。你想姪兒戲嬸子什麼罪名？芸哥兒肯認不肯認？老爺問起來，你又要受風霜。依我直說為是！」環哥點頭答應。柳家遂不去，回來對五兒說了。正想設法去問小紅，恰好小紅來探消息。五兒道：「小紅妹妹，你敢是打聽新聞來了？」小紅道：「我因聽得干連著二奶奶，故來問問。」五兒道：「不但璉二奶奶，連芸二爺只怕都要沒命！」小紅呆了半晌道：「好姊姊，這是怎麼說？」五兒道：「你想，姪兒戲嬸子什麼罪名？老爺又最惡數這條，問准了還有命嗎？」小紅聽了流淚道：「姊姊，這鐲委是我和墜妹妹借來給芸二爺的。今既鬧出事來，讓我竟去認了罪，省得帶累好人；就芸哥兒也不至死。」五兒大喜道：「妹妹若如此，包我們身上，不叫妹妹受委屈。」

二人遂同到上房，恰好都在那裡。五兒先向王夫人道：「小紅有話回太太。」小紅便跪上來，將前事說了一遍。邢夫人道：「既這麼，環兒為什麼說呢？」正說間，報導賈芸找到。

賈政走出中閣，賈璉帶賈芸進來跪下，只有碰頭。賈政喝道：「你這該死孽障！你這鐲子，平嬸子幾時給你的？」芸兒又碰頭道：「並不是平嬸子給的，實是托小紅向墜兒借的。」賈政便命叫賈環。不一會，兩人扶了環兒來到，跪都跪不住，只好趴著。賈政喝問：「你說，平嫂子贈鐲的話，那裡來的？」賈環據實供出。賈政大怒，一面喝令二人暫退，一面請郡主出來，道：「家奴結黨誣主，罪在不赦！但是女人，我不便用刑。你又有御賜如意，可替我一辦。」

郡主得了話，即命太監在綴錦閣設了公座，一面命四兒捧著御賜金如意，冉冉而來。到了閣下，望闕謝恩，然後入坐，叫太監排列刑具，聽候審問。叫小紅，小紅上來將上項事說了一遍。即叫墜兒，墜兒上來那裡肯招？郡主叫拶起來，只得招了，問他贓在那裡？又不肯說，又叫拶起，才供明寄在王善家那裡。郡主一面押墜兒去起贓，一面命將王善家拿下。

王善家恃著大太太陪房，直立不跪。郡主大怒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塊，你敢放肆！」喝叫先打一百皮鞭。太監將他剝去衣裙，只留叉褲，拖翻在地，左右施刑，打得他亂滾求饒，哀聲不絕。打完後抓了頭髮，背剪跪著，喝令速供。那知王善家的打昏了，倒將因晴雯攆逐墜兒，故與襲人設法將他害死先招出來。及問他陷害平兒等話，他又延挨不認，恰好芳官將搜出原贓一一檢點呈上，他料抵賴不過，只得認了；又拉大太太叫他這麼說的。郡主大怒，重又掌嘴四十，把牙齒都打脫了幾個，方沒言語。郡主命錄了供詞，送與二位太太請示發落。邢夫人此時無奈，說：「但憑郡主。」郡主命將王善家押至芙蓉祠下，裙褲重責四十板，打得王善家遍身乾白的是肉，鮮紅的是血，青紫的是腫，黃黑的是泥，五色斑斕，倒像在染缸裡爬出來的。

限令調治十日，好後永罰在淨軍所當差。墜兒也打四十，即行配人。小紅姑念直供不諱，免責完結。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